

早春的花蕾

任文忠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早春的花

任文忠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早春的花蕾
任文忠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 330001)
新疆昌吉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228—01031—0/I·356 定价：3.50元

序 言

1989年是昌吉师专、教育学院（包括原昌吉师范）建校三十周年，在这校庆之际，我们编选了《早春的花蕾》这本集子，以向她的“而立”之年献一份薄礼。

这本小说、散文集，选收的是我校历届学生在刊物、报纸上发表过的较优秀的作品，侧重选其在校期间发表的起步之作。由于体例的限制，这本集子只选了小说和散文，对于其他文体的一些好作品，只能忍疼割爱了。

三十年来，尽管我校历经了许多坎坷和磨难，但她和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一样，不论是她的肌体和年岁，都是在风雨中成长发展和壮大的。这本集子所反映的主要是她近十年来的生机和脉搏，然而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这些幼稚心灵中依然带着昨日的创伤，而更多的则是今日的欣慰和歌唱。作为在本院校执教有年，特别是那些与本校共生共渡了三十个春秋的老教师们，读到这本虽然文笔幼稚的“选集”时，一定会有一种特殊的心情和感受，因为其中除了有其浇灌的心血和汗水之外，更有其共鸣的感情所在。

历届毕业于昌吉师范、昌吉教育学院、昌吉师专的同学，现在已遍布天山南北，从城镇到乡村，从农区到牧区，有的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仍在做普通教师，有的已改

做其他方面的工作了。不论他们目前立于什么岗位，履行着什么职责，都不会忘记母校给予他们的培养，都不会忘记校友之间的友谊。这本集子中可能没有收进你的作品，没有留下你的署名，然而它却同样收进了你的一段相似相近或相同的难忘的生活，留下了你的友谊和美好记忆。这本集子虽然稚嫩，然而从一定意义上它却能架起校友之间友谊的彩虹，搭起遍布天山南北的园丁们与母校之间的感情桥梁。这才是这本集子的真正的生命所在。

其次，编选这本集子，也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一点小小的检阅。在选编这本集子之前，我们大概作了一个统计，自本校改办大专以来的八九年间，历届同学在刊物、报纸上发表有三十多万字的作品，我们这本集子就是从其中挑选的。八九年的时间，和数百名习作者中，仅留下的这一点点成绩，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一些刚刚迈进大专门坎的学生来说，要让其作文本上的习作变为报刊上的铅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论成果怎么微薄，它总使我们在写作教学上树立了一些信心，摸索出来了一点经验。

就是从“教改”方向上看，由知识型，朝着知识——能力型发展，我们认为也是不错的。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写作促进了思维的活跃，写作带动了对知识、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一般讲，写作能力较强的同学，走出校门之后，其工作与研究能力也多是比较强的。

二

由于我们与已毕业的历届同学联系不够，尽管发了征稿信，但有的作品还是未能征集到，这不能不感到遗憾！

就已征集入选的这些作品，今天重新读来，篇篇都能引起我们的欣喜与亲切感！《星期天的敲门声》这个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新疆文学》的1981年第4期，当时作者才只有十八九岁，可以说，当她刚刚由注视黑板转向观察社会的时候，生活给予她的却是如此沉重的感受。仅从作者所描绘的省委组织部蓝部长家星期天的一角，已足可显见一斑了。

作者对那个“哆嗦”着来到部长家门口的“约来谈话”者，尽管着墨不多，只需瞟一眼他那“一撇就断的‘麻杆儿’似的身架，干橘皮似的一张黑不溜秋的脸”，那双“怯怯的”“躲闪着”的目光，答话“低声细气”的神态，向外赶时他还死死“抓住门把不肯松手”的几笔，就足以看出这位善良的受压者的心灵和性格扭曲中饱含着多少历史份量啊！

再就是市委刘副书记和“肖伯伯”他们是另一类型的代表，一个是趁有权势，能捞就捞，不用白不用；一个是在位不谋政，拿钱不干事，“咱们这把子年纪也该歇歇啦”，“过去咱们出生入死的干”“到头来惹得一身骚，挨打挨斗，”想不通，想不通就不干。不干比干的好。好像他们看透了，顿悟了。即令党的组织部长高喊，“为了党的事业，吃点苦头又算什么！”可他的老战友“肖伯伯”呢，照样“扛着鱼杆走了”。他们在怄气吗？他们在向组织示威吗？是的，可能有这股情绪，但决不止于此。刘副书记已经在身体力行了：肖某某也在劝：“想想你的老婆孩子吧”！这要比单纯的怄气或示威深刻得多，严重的多。

无怪乎蓝部长在妻子与女儿也不能理解他、支持他，非要扭着蓝部长投降不可的时候，他不得不发出如此严厉的呼

告。“像你爸这些人如果不想着为群众办事，那还有什么公道可言？群众都不信任我们这些干部，我们还有什么威望？”

由此可见，一个刚刚面对社会的年轻作者的心情是多么焦急、盼望和沉重啊！

这篇小说所以得到嘉许，在艺术上也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小说的主线是写，蓝部长的独生女儿雁雁（一个二级翻砂工）和妈妈一道，想通过爸爸的关系给雁雁调换个好工作的一场矛盾斗争。小说并没有仅此就事论事，在结构上作了不少的巧妙穿插，例如约摘帽“右派”谈话；要求平反者前来申冤；肖伯伯邀约钓鱼等。这些情节不但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厚度，也给作品增添了生活气息和艺术表现上的活脱感。再就小说的人物刻画上，也是比较成功的。仅就七千字左右的一个短篇，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蓝部长、雁雁和妈妈一家人的形象。“肖伯伯”与那个“老任”，虽然只轻点几笔，也能给人留下清晰印象。在技巧手法上，作者不止一次地采用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手法，不但不使人感到重复套用，而且觉得合理新颖，给作品增色不少。例如，雁雁本以为爸爸每天劳累回家很迟，难得的一个星期天，希望爸爸多睡会儿，气愤这些来访者干扰爸爸的休息，哪知当她气愤告知“爸爸不在”时，竟然是爸爸站在面前。与刚才她母女那种小心神态、拒客进门的样子相比，确有喜剧风味。再如，妻子一逼再逼，蓝部长实不得已，确实在写“离婚报告”了，哪知写成的却是“来访须知”。在这种“异峰突起中蓝部长离家出走，确给人物塑造与作品的结尾增添色彩。

《绿色的骆驼刺》这是七九级中文大专班蔡宇知同

学，发表在《新疆文学》1981年第12期上的处女作。写的是一位年轻性急一向喜欢开快车的小司机，不能不说这个司机小贺有几分调皮。作者先交待了他与“日野”的冤仇史之后，又遇到了一辆挡道车，一急一慢，初步展示了小贺的性格。哪知一关刚过又一关，赶驴车的人睡着了，任你再鸣喇叭它也不在乎，恶作剧的司机小贺，下车把驴车倒过头去。驴车照来路“得得”而归，要睡觉的赶车者还是回家去睡的好！

操蛋的是他，办好事的也是他，真是冤家路窄，司机小贺又在二百里之内无人烟的干沟里遇上那位开“日野”车的司机：他已得了急性胃穿孔！这是什么地方，抱怨也好，骂娘也罢，总不能见死不救呀。拼命抢时间的是他，慷慨献血的还是他。真是一株“绿色的骆驼刺”！

小贺的身上既有大大咧咧、无所谓习气，仍有青年人豁达、高尚的优秀品质。这棵“绿色的骆驼刺”，确是一位有时代特点的人物形象。

不可否认这篇作品是稚嫩的，不论作品内容或结构手法上，都带有一些似曾相识的仿作成份。然而待作者发表《无标题对话》时，就显然能看出，他已经进入一个新领域了。

《无标题对话》是描写一代大学生在新时期的焦虑不安情绪。他们在思索，他们在追求，他们到处在寻问：这是为什么？作品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什么中心人物。看上去，如果用传统的习惯和眼光是有些散乱或狂放，然而这种群体意识是很清晰的。虽然议论不算高超，虽有些简单直露，然而这毕竟是一伙青年人，一些大学生的群体意识。这是一代解放了的青年人，与“骆驼刺”中的小贺又有所不同了。

韦英华的《悠悠我心》，属书信体小说，也是反映大学

生生活的。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有独特个性的人物——桦木。乍看他个性似乎有点怪癖，但随着一封封信的揭示（实为情节的逐步展开），桦木并不怪癖，他仍属那种读书力求至解，感情十分丰富的好学生，尽管在某些生活细节中有些愚痴，这反倒增添了人物的厚度。

戴明忠描写的《后娘》，这是大学生作品题材的又一领域。作者系我教育学院中文系八二级学生，年岁稍大，具有生活实感。作品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描写的。习惯的成见，外婆的嘱咐，都在孩子的心灵中投下了阴影。但后娘并不计较这些，她是用她赤诚的爱心，逐步暖化冬冬那颗冰冷的心。

实践把孩子的心暖热了，在冬冬的眼里，后娘日益可亲可敬了，开始不让冬冬和后娘好的外婆，在冬冬的后娘不慎滑跌在雪沟后，她也赶到医院送红糖来了。

这篇小说写得感情真挚，细节动人，确实是一篇富有道德力量的好作品。几个人物也描写的较成功，特别是“后娘”的形象塑造得较好。

《驼客》，是位回族同学李明写的。当你捧起这位在回族地区土生土长的作者的小说时，就会有一种独特的新疆生活气味向你扑来。我们这个集子中虽有不少反映新疆生活的，然而《驼客》却是别具一格。

如果从小说的角度来审视，不论人物塑造或小说结构上，都有可挑剔之处，然而还应该肯定这篇小说确实富有诗意。

本集所收的14篇小说中，作者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对人生的剖

析，对理想的追求，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篇篇赘述，请读者自己去鉴赏吧。

三

散文部分杨瑞萍的《阿大》，写的很有民族风味，不论是生活气息或语言，都有较浓郁的新疆回族生活特色。

郝小晶的《彩虹》是反映教师生活的。边远山区的教师，穷、远、苦，会给她（他）们的生活与爱情加进许许多多想不到的滋味。然而她们依然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辛勤耕耘着，播种着。山区的校园里，夜风呼啸的寝舍中，流下了多少眼泪，也就流下了多少爱。

在选编这本集子时，我一篇篇反复阅读这组散文，它不但为我揭开了一幕幕往日的生活，浮现出一张张昨日的学生今日的同事的面孔，同时也在眼前展示出一颗颗纯真、美好和辛酸的心。我和它们交流着、融汇着，相互审视着，使我自己的这颗心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四

若从这本集子所反映的题材类型讲，共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尚未踏入社会工作的大学生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一类是已经涉足一段社会生活和斗争而又复归高校深造者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例如郝新疆的《樊姐》、吴嘉清的《秋山红叶》等，还有前边已提到的几篇，也还有未提及的。细心的读者，一看便可明白，前一类型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散

文)，语言的文学性较强，内容虽有些稚嫩，但却有一种纯真之美；后一类型的作品，语言较质朴，内容包含了较多社会性，思想感情的蕴含量也较前者深厚些。

总体看，它仍是一本大学生的文学习作选集。文学创作不容易，年轻的大学生毕竟是刚刚入门。趑趄趑趑的步子，羞羞答答的神态都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同学们，能在关心爱护的基础上，多加指教吧！

任文忠

目 录

序	言.....	任文忠 (1)
	小 说	
	星期天的敲门声.....	赵聪慧 (1)
	绿色的骆驼刺.....	蔡宇知 (12)
	无标题对话.....	蔡宇知 (21)
	悠悠我心.....	韦英华 (34)
	后 娘.....	戴明忠 (51)
	二 哥.....	戴明忠 (64)
	这座山梁有多少条路.....	齐世军 (77)
	梧桐岛.....	齐世军 (95)
	驼 客.....	李 明 (118)
	残 夜.....	李 明 (131)
	◇ ◇.....	武肇宏 (140)
	远去的大车.....	梁金夫 (159)
	龙河弯弯.....	樊 升 (163)
	这不是开玩笑.....	刘 莉 (179)

散 文

散文诗三题.....	池宝嘉 (189)
阿 大.....	杨瑞萍 (192)
团圆年.....	康金娥 (198)
蓓蕾，初绽在春天里.....	关鸿英 (202)
樊 姐.....	郝新疆 (205)
秋山红叶.....	吴嘉清 (212)
爱的启示录.....	戴尚新 (215)
答案在秋风里.....	张建设 (220)
石砾，是多边形的.....	郝 莉 (225)
与母亲惜别时.....	徐利民 (228)
我·你·她.....	真 妮 (232)
那村那人那狗.....	杨雪清 (236)
我多想找到一片绿叶.....	孙爱新 (240)
我是我自己的.....	文 倩 (243)
彩 虹.....	郝小晶 (248)

—小说—

星期天的敲门声

赵聪慧

有人敲门，敲门声仿佛来自老远老远的地方，怯怯地，彬彬有礼。这有点像志敏来找我时的敲门声……啊！门开了，志敏笑着走进来。他仍旧穿着那件漂亮的大尖领尼龙“港衫”，照例用两个指头从上面的兜里夹出几张他们那个影剧院的入场券。我穿的是新做的雪青色的连衣裙，一下子蹦过去就把票夺了过来。

“雁雁！”

噢？怎么变成妈妈的声音了？一只温热的手捉住了我的胳膊，轻轻摇动着，对方嘴里的热气直往我脸上喷。我惊觉了，一下子睁开了眼睛，醒了。

“快起床吧，我的小姐！”妈妈俯身对着我说，“一大早又有人来找你爹了。喏，门口等着呢，你赶快穿上衣服去当会儿把门将。”

“讨厌！星期天也不得安宁。”我好不情愿地坐起来，气呼呼地把被子往脚底一蹬。越来越胖的妈妈系着绣花围裙，一扭一扭地正要朝厨房里走，听见我嚷，望着我愣了一下，继而露出赞许的笑容。她交待了几句就上厨房去了。只有星期天阿姨回家了，吃惯了现成饭的妈妈才肯“露”一手

哩！

我胡乱地穿好衣服向门口走去。管他是谁呢！碰上我，都没他好气受。本来嘛，爸爸昨晚四点才回来，一大早就有人来找我，还让不让人休息呀！

门拉开一尺宽，站在我面前的人似乎哆嗦了一下，把正要敲门的手缩了回去。我不高兴地膘了一眼来人，一撇就断的“麻杆儿”似的身架，干桔皮似的一张黑不溜秋的脸。

“请问，省委组织部蓝部长是在这儿住吗？”他那怯怯的眼光躲闪着，低声细气的，好像我是只大老虎。

“他不在家！”我故意把“不在”拖得曲里拐弯的，说完眼睛朝上一翻，知趣的人就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可来者偏偏就是那种不知趣的人，他抓住门把不肯松手，眨巴着半信半疑的眼睛，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蓝部长约来谈话的，他……”

“那就请到办公室找他好了！”

“今天是星期天……”

“哦，原来你也知道是星期天呀！他已经有多少个星期天没有休息了你知道吗？好了好了，不必罗嗦，我已经告诉过你他不在！”

砰的一声，我把门关上了。

“轻一点，我的千金，你老爹还在睡觉呢！饭好了，趁热咱们先吃吧！”妈妈扭着腰身从厨房出来，笑着对我说。

“我不嘛，星期天还唱‘二部曲’？今天我非要等到和爸爸一块吃。”

吃饭唱“二部曲”，在我们家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一家

人虽不多，吃饭可老是凑不到一块儿，常常是我和妈妈吃完了，爸爸不是没回家，就是在会客室没完没了地陪客人谈话；或者正在吃饭时，有人来找，爸爸总是请客人一块吃，而客人呢，又都是一句话：“吃过了。”爸爸只好放下筷子，和客人谈话。总之，爸爸重新上任以来，我们一家人难得在一块吃饭，爸爸不得不吃我们母女俩的剩饭剩菜。妈妈说：“活该！都是自找的，三个副部长，一个秘书，为啥不找别人，偏偏盯着你？”不管妈妈怎么说，爸爸总是付之一笑：“剩饭剩菜也比牛棚的香呵！”他叭叭叭地吃着，还怪美呢。

“冬、冬、冬！”我才把床铺收拾好，又有人敲门了。

“讨厌！”我暗骂一声，继续擦拭着五斗橱上的小摆设。等整理完后，我才懒洋洋地趿拉着拖鞋去开门。站在门外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他是为丈夫平反的事找我爸爸的。

打发走中年妇女，我一狠心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的阳台上，准备“接待”那些破门而入的“不速之客”。不料，那些“不速之客”像是知道来了必碰钉子似的，坐了半晌也不见有人来。我心猿意马地翻看《大众电影》，时不时地瞟着楼侧的小路口。只见市委刘副书记和他的全家六七口子说说笑笑地走过去了。瞧丽丽那“真优美”式的两肩披发，真是油光水滑，眉毛一定又精勾细画过，脸上照例敷施了一点胭脂，对，还有口红，不然她的嘴唇怎么会那么红呀！走在她后面的那个细高挑男青年，一定是她曾对我说过的某乐队的“首席提琴手”，是她的“那个”了。这浩浩荡荡的队伍许是去逛公园的吧？对，一定的，丽丽的“那个”不是还拎着个照像机嘛！

唉，人家都说，有个好爸爸，就如何如何。可我如今不还是个二级翻砂工吗？在别人看来，我有这样一个当官的好爸爸，是很引以自豪的。天知道，我的爸爸是好还是不好。三次，三次了呀，都是他硬卡下了。一次是招女兵，一次是调中医医院，最近一次是培训小车司机，他都以“非正当组织渠道”为借口，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了。什么好爸爸！好个鬼！我真想对他大声说：“蓝步清同志，您不要以为卡了自己的女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就此杜绝了！”可当我看一见到他满头的白发和微驼的脊背时，满腹的怨恨又全部化作了委屈的泪水。我几乎都相信命运了，真的，一定是我的命苦！而每到这种时候，当处长的妈妈总是面红耳赤地瞪着爸爸：“步清呀步清，为什么跟你缠不清？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呀！你，你到底打算干什么？我们都是快入土的人啦！”爸爸呢，照例是一本正经地讲一番我根本不想听的大道理。你瞧人家刘副书记的女儿不也换了工作吗？而且换了三次：电话员换成了中医院的司药，没几天又成了“师大”图书管理员，上个月又成了文化局的干事。想起这些，我真想大哭一场。志敏那冷嘲热讽的样儿又浮现在我的面前：一邀我跳舞，舞场上人再多，他也要给你掂两句：“向劳工阶级学习、致敬！”你要跟他生气，他又让你气不起来。的，正像志敏说的那样：我一切都有了，就是需要一个好工作，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我们的幸福。他的明言，他的暗示，我都知道……

这次就看今天了。

我真不明白，九点钟的太阳竟有这么热，我实在躁的待不下去了。起身踱进房门，爸爸的屋内还没有动静，我想起